

子虛記

第一冊

〔清〕汪藕裳著 王澤強點校

中華書局

盛凌王室之壹

〔清〕汪蘊裳 著 王澤強 點校

文仲明設帳授徒

趙湘仙改裝尋父

中華書局

盤古初將天地分

三皇五帝定乾坤

唐堯虞舜

天下

夏禹商湯享大將天地分
翦商天授命東

之後失人心

諸侯強盛凌王室

五霸縱橫挾至

子虛記

第一冊

方傳二

劉虎

劉項紛爭漢業成
四百年來終獻帝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子虛記/(清)汪藕裳著;王澤強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4.3

ISBN 978-7-101-09859-4

I. 子… II. ①汪…②王… III.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I242.4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77086 號

責任編輯:劉彥捷

子 虛 記

(全五冊)

[清]汪藕裳 著

王澤強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6 印張·11 插頁·230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200 冊 定價:386.00 元

ISBN 978-7-101-09859-4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子虛記卷之壹

文仲明設帳授徒

趙湘仙改裝尋父

盤古初將天地分 三皇五帝定乾坤 唐堯虞舜傳

天下 夏禹商湯享太平 周武翦商天授命 東遷

之後失人心 諸侯強盛凌王室 五霸縱橫挾至尊

七國逞雄周鼎革 嬴秦稱帝遂兼并 方傳二世亡

其鹿 劉項紛爭漢業成 四百年來終獻帝 三分

天下魏文興 五胡亂晉廢王業 北魏南朝社稷分

前言

彈詞是自明代以來主要流行於我國南方的一種說唱藝術，其文本屬於敘事為主韻散結合的小說體。如今流傳下來的彈詞作品達五百餘部，其中傳播最廣最爲著名的當數陶貞懷的《天雨花》、陳端生的《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上世紀八十年代，汪藕裳的彈詞巨著《子虛記》被學界發現，不少學者驚歎說這部作品是完全可以與彈詞三大名著相媲美的傑作，可惜因爲全書一直沒能公開出版，不爲廣大讀者所了解，長期湮沒無聞。

汪藕裳生活在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晚清時期，有着國破家亡的慘痛經歷。她年輕守寡，漂泊他鄉，寄人籬下，唯一的女兒又英年早逝，在極端困苦的處境中致力於彈詞創作，以二十多年時光創作了《子虛記》，在此後的二十年中又不斷對它進行修改、潤色，可以說這部作品凝聚了她大半生的心血。《子虛記》誕生後，就以鈔本的形式流傳開來，而其手稿則隨其後裔度過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爲動蕩的歲月。一個多世紀以來，兵荒馬亂血雨腥風的歲月讓這部手稿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圍繞這部手稿，幾代人殫精竭慮，演繹了一則則曲折動人的傳奇故事。

一

汪藕裳（一八三二——一九〇三），名蕓，字藕裳，清代安徽泗州直隸州盱眙縣（今屬江蘇）人。因盱眙別稱「都梁」，自稱「都梁女史」。她出生於盱眙縣城一個官宦之家。祖父汪雲任，進士出身，曾任蘇州知府、陝西按察使及布政使等職；父親汪根敬在河南許昌、開封等地任知縣、知府；叔父汪根恕擔任過蘇州織造兼滌墅關監督，兄弟及侄兒輩從政為官的有好多位。汪藕裳自幼天資聰穎，博聞強志，父親視為掌上明珠，最為疼愛。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於經史子集無不廣泛閱讀，文史功底極為深厚。作為大家閨秀，她早年生活安定、富足，無憂無慮。可是，就在她十七歲待字閨中時，父親在彰德（今安陽）知府任上突然病逝，年僅四十一歲。家中的頂梁柱轟然倒塌，全家陷入困頓之中，被迫返鄉，汪藕裳隨即出嫁。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攻佔桐城，她同丈夫到盱眙避難，依靠娘家生活。六年後，捻軍又攻佔盱眙縣城，她家園被摧毀，同家人一起逃難到蘇州，投靠擔任知縣的堂兄汪祖綬。驚魂未定，次年四月，蘇州就被太平軍攻克，秋天丈夫病死，遭國破家亡雙重打擊的她悲痛萬分地離開了蘇州，在兵荒馬亂中又倉皇逃到寶應，投奔大哥汪祖茂。她育有一女，丈夫死後倍感孤獨，在顛沛流離中長期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心情十分壓抑。她在小說中記下了自己的遭遇：「一自故園兵亂後，流離無所歎塗窮。釵分鏡破深秋裏，託足安宜（今寶應）類轉蓬。」（《子虛記》卷一）可見處境十分艱難。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母親病逝，光緒三年（一

八七七）七月大哥病逝，她不得不離開生活了十多年的寶應，又到蘇南，投奔侄兒汪瑞曾。汪瑞曾請她任家庭教師，生活暫時得以穩定。

汪藕裳的許多親友都曾在蘇南爲官，小時候，她經常到蘇南作客，很早就接觸到彈詞藝術。她廣泛地閱讀彈詞著作，發現《再生緣》、《筆生花》等彈詞名著都有一個充分體現封建道德規範的大團圓結構模式，即主人公女扮男裝，金榜題名，玉帶紫蟒，位極人臣，最後被發現是女兒身，都恢復女裝，奉旨完婚，遵守三從四德，成爲賢妻良母。對此，她十分不滿，她要爲女子張目，立志寫出一部充分展現女子才能、爲女子揚眉吐氣的作品。她要爲女子爭取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合理地位而吶喊。「遍覽彈詞男扮者，此書不欲與相同。筆端寫盡平生願，排遣惟憑翰墨中。」（《子虛記》卷一）她在作品中寄寓了自己的美好願望和人生理想。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四處逃難的空隙，她常常夜以繼日地堅持創作。她的第一部作品叫《群英傳》，此書一面世就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碎金早貴洛陽城」（《群英傳》前已告成，不脛而走），推助波瀾別有情。彈盡英雄兒女淚，清詞豈爲不平鳴？」（汪瑞曾《子虛記題詞》）受《群英傳》成功的鼓舞，她開始創作《子虛記》，她在作品中不經意地寫下了一些反映當時創作情形的文字：「風雨打窗人未寐，夜深猶對一燈紅」（卷一）、「清夜構思常不寐，拈毫何苦戀殘燈」（卷十二）、「季冬時候天寒甚，凍筆難呵且略停」（卷三十二）、「盛暑嚴寒皆不輟，一任它，疾風暴雨打寒窗」（卷六十四），可見《子虛記》的創作經歷了一個十分艱辛的漫長過程。期間，她還要獨自掙錢撫育女兒。「癸未之秋秋七月，著完末卷在金閶」（卷末語），「癸

末」是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金閨」指蘇州，歷經二十餘年，終於完成了這部彈詞巨著。作者如此持之以恆辛勤地創作小說，其動力不是揚名，不是圖利，而是「只圖閨閣知音賞，窗下生涯筆底忙」（卷六十四），即在知識女性中尋覓知音，讓彈詞小說成為傳送理想的媒介。《子虛記》突破了此類彈詞大團圓的結構模式，才華橫溢的女主人公因暴露女子身份不能再擔任丞相，於是毅然絕食而死，以此向男權制度宣戰，充滿了悲劇色彩。

正當汪藕裳請人寫好序言，籌措資金準備出版《子虛記》時，災難接踵而至。先是弟弟汪祖亮在太常寺博士任上病故，年僅三十八歲。接着是多年來一直接濟她的堂兄汪祖綬病故，她失去了重要靠山。特別是含辛茹苦一手拉扯大的獨生女在出嫁後不久，就留下兩個嗷嗷待哺的女兒離她而去，給她以沉重的打擊。她擦乾眼淚，忍着巨痛，親自撫育兩個沒娘的年幼外孫女。此時，她已經沒有精力、財力去出版這部凝聚她二十多年心血的著作了。一九〇三年，一代才女汪藕裳因病離開人世。去世前，她囑託親友照顧好兩個尚未成家的外孫女，並留下遺囑：生平兩部彈詞書稿《群英傳》、《子虛記》，分別由外孫女丁韻、丁翰香繼承，他人不得佔有。丁家人恪守諾言，在她們出嫁時，把這兩部書稿交給了她們，她們帶着書稿到了婆家。

二

丁家是寶應縣的大戶人家，與任過山西巡撫的淮安丁寶銓家是近親。丁翰香父親清末在吏部

做官，與海州（今連雲港）籍近代社會名流沈雲沛交好，遂做主把丁翰香許配給沈家三少爺。事前了解不細緻，結婚那天纔知道三少爺一直重病纏身。生下女兒沈彩西之後不久，三少爺就撒手人寰。丁翰香自幼就在家人指導下學習外婆留給她的《子虛記》，一讀就是許多年，現在輪到她向女兒傳授《子虛記》。每天晚上，她虔誠地點上一炷香，然後打開《子虛記》，繪聲繪色地吟唱一卷半卷，直到女兒入睡為止，此項活動一直延續到女兒長大成。人。沈彩西後來嫁給淮安板閘肖氏，不久生下女兒肖鎔璋。其時肖家殷實富有，遷居揚州，丁翰香隨遷揚州，協助撫養外孫女。丁翰香說自己一生有三件寶，視如性命：彩西、鎔璋和《子虛記》。她天天為外孫女肖鎔璋誦讀《子虛記》，直到去世為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隊攻陷南京，實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噩耗傳到揚州，全城人驚惶失措，紛紛棄家逃難。肖家是個大家庭，人口多，家產豐厚，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連夜租了一隻小船，沿着運河向北方疏散。丁翰香當時隨身攜帶了心愛的《子虛記》。《子虛記》手稿共六十四本，裝滿了一個小木箱，沉甸甸的，帶上它行動十分不便。有人以為裏面是金銀細軟之類，在得知是一部書稿時，感到大惑不解，就好心勸她說：「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小命都難保，你還費事帶着這破玩意幹啥？趕緊扔掉！」她一口回絕了，嚴肅地說道：「這是我外婆花費大半生性命寫出來的，我不能讓它毀在我的手中，我要讓它傳下去。」於是，她帶着《子虛記》加入難民隊伍中，四處流浪了三年多，歷盡千辛萬苦。一九四〇年，待形勢穩定，一家人回到了揚州，揚州的大宅院早已被洗劫一空，蕩然無存。不久，丁翰香病逝，留下遺囑：《子虛記》交由女兒沈彩

西繼承，一定要保護好，沈彩西含着熱淚答應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寇投降，在短暫的和平之後，又是三年內戰。戰火遍地，物價飛漲，物資嚴重匱乏，丈夫失業，沈彩西一家陷入困境中。能變賣的都拿去換了食品，看她家生活窘迫，有人建議她用《子虛記》去換錢，遭她斷然拒絕。她說：「那是我媽媽的命根子，我能用它換錢嗎？就是餓死，我也決不能做這樣的事情。」全家人忍飢挨餓，又一次背井離鄉，四處逃亡。先是奔到蘇州、上海，後來又逃到蚌埠，隨身帶到蚌埠的東西只有那一箱沉甸甸的《子虛記》。解放後，全家生活漸漸有了好轉。一九五三年，沈彩西對已經參加工作的肖鎔璋說：「我已經老了，決定把《子虛記》交給你，因為你最熟悉它，知道你外婆對它的感情有多深。要記住，無論什麼情況下，你都要把它保護好，把它傳下去。」帶着親人的諄諄囑託，肖鎔璋接過了《子虛記》。於是，《子虛記》隨着她到東北瀋陽，到天津，到北京。解放後，運動一場接着一場，家庭出身給她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和折磨。特別是史無前例的「文革」給她一家以巨大的衝擊。「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響徹雲霄，大量的古典文獻被視為封建流毒，遭到焚燬，紅衛兵一天三次上門收繳古書，鄰居家的老專家因拒不交書被打得半死，淒厲的慘叫聲讓人心驚肉跳。她思想鬭爭異常激烈，幾次半夜把《子虛記》拿到廁所準備燒燬。火柴已經劃着，《子虛記》的一角已經着火，她趕緊把它掐滅，如此反復多次，最後打定主意：拼上性命，也不能毀掉老祖宗的心血。面對兇狠的紅衛兵，她堅稱家中所有的「四舊」都已交出，再也沒有一件了。她把《子虛記》藏在家中最隱蔽的地方，僥倖躲過了一劫。一九六九年三

月，她一家被趕出北京，發配到中越邊境的雲南省蒙自縣草壩公社接受勞動改造。她捨棄了北京家中的大部分財物，只有那一箱沉甸甸的《子虛記》陪伴她到了天涯海角。在與世隔絕的荒蕪的邊遠山區牧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極度貧乏，是《子虛記》給她以莫大的慰藉。有一段時間，她情緒十分惡劣，寢食難安。她並不是爲下半生可能要在這舉目無親的窮鄉僻壤中虛度而難過，也不是爲再也回不到那風景如畫的故鄉而憂傷，而是爲《子虛記》的命運擔憂。幾代人拼命護佑，如果它毀在自己的手裏，那可是天大的罪過啊！一九七一年，形勢好轉，國家調整了知識分子政策，她和丈夫被安排到西安工作。《子虛記》又流浪到了大西北。一九七六年底，歷史翻開了新篇章。解放前重點大學畢業的肖鎔璋和丈夫施昌煊，雖然年過半百，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被耽擱了，但從此幹勁十足，忘我地投入工作，對生活充滿信心，對未來充滿希望。八十年代初，他們想整理出版《子虛記》，聯繫了幾家出版社，商談出版事宜，都因費用太高而作罷。

一九九八年四月，肖鎔璋出國探親路過北京，去中南海看望時任國家主席的同學江澤民。聊天中，曾談到《子虛記》稿本，江主席建議把它捐獻給國家。肖說：「聽說我的母校復旦大學有個民間文學研究所，送給他們如何？」江主席高興地說：「很好，你告訴楊福家校長，就說我江澤民支持這件事。」待肖鎔璋回國，與復旦聯繫此事，得知楊福家已離開復旦，接電話的小姐態度又較差，捐書一事遂不了了之。時光一晃又是十多年，二〇〇九年一月，遠在美國探親的肖鎔璋在互聯網上發布了一個啓事《心中的瑰寶——關於〈子虛記〉點滴》，想爲《子虛記》尋找到一個好歸宿。

此文一出，很快引起多方注意。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捷足先登，承諾答應她的所有要求。隨後，筆者看到此文，立即與已回到西安的肖老取得了聯繫，同時將此事向淮安市文廣新局的領導作了匯報。此後，不斷聯繫，不斷溝通，肖老漸漸有了把《子虛記》手稿捐給家鄉的打算。她說此事還得與弟妹們商量，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二〇一〇年國慶節期間，肖老赴連雲港探親，筆者聞訊，不顧腰間盤病發作引起的劇烈疼痛，趕到連雲港，與她見面商談此事。她告訴我弟妹們已一致同意，老伴和三個女兒也都支持她的想法。十一月初，筆者又陪同淮安市文廣新局李倩副局長、市博物館孫玉軍館長、趙海濤主任赴西安拜訪肖老。經過推心置腹的交談，雙方當場簽署了捐贈協議。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來自海內外的汪藕裳的後裔及親友代表一行十五人，把《子虛記》稿本六十四冊護送至淮安博物館，至此，流浪百年的彈詞名著《子虛記》手稿終於回到家鄉，有了一個安全歸宿。

三

《子虛記》面世後，即受到讀者的歡迎，一些愛好者不憚工巨，紛紛轉鈔。目前發現的鈔本就十部，分別藏在南京圖書館（兩部）、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兩部）、首都圖書館（一部）、南開大學圖書館（一部）、上海圖書館（三部）。其中南圖本分為兩種：一為「清寧泉館」藏本，六十三卷，缺第四十九卷；一為「上海雲章書館」藏本，僅有五卷二冊，稱為《新增子虛

記》。南京師大藏本係該校圖書館館長趙國璋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從蘇州文學山房（今蘇州古舊書店前身）購得，共六十四卷，分爲六十四冊，爲足本。國圖本分四十八冊和十二冊兩種。首圖本缺第三十卷，裝成五十二冊，鈔於光緒九年。上圖本分爲三種：六十四回本，係一九六二年上海文史館館員勞琳女士捐贈；二是四十四回鈔本；三是三十一回本，稱爲《新增子虛記》。南開本鈔於一九一二年，書主原爲安徽定遠縣的方咏韶（字韻陶）女士，在鈔寫過程中她對《子虛記》作了一些改動，該本總目爲五十九回，共七十四冊，缺三回左右。其書僅在光緒二十七年由世界繁華報館印行過前十卷，收藏單位有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及中國科學院等圖書館。《子虛記》全書沒有出版過。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學者給《子虛記》以高度的評價。有學者認爲《子虛記》「結構巧妙合理，情節曲折生動，場景宏偉壯闊，語言清麗流轉。……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子虛記》都足以輻輳《天雨花》、《筆生花》而並驅於《再生緣》，它在中國彈詞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陳敏傑：《〈子虛記〉及其作者汪藕裳簡介》，《文教資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還有學者認爲，「全書內容豐富，從軍國大政到家庭瑣事，從英雄傳奇到兒女私情，涉及到二十幾個家族，描寫了一百數十個各式各樣的人物。其中經常出場的人物也有幾十個之多，大都個性鮮明，神采飛動，是相當成功的文學形象。」（李靈年：《長篇彈詞〈子虛記〉初探》，《南京師大學報》一九九〇年第二期）。當代一位彈詞研究專家認爲：「無論是場景的廣大、人物的複雜多樣、故事的豐富曲折、描寫的細

賦變化，還是思想主題的進步性，她是繼陶貞懷、陳端生、邱心如、李桂玉之後的又一位大家。」（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第九十一頁，南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五月第一版）。這樣的評價比較客觀，《子虛記》的確有着很高的文學價值。

實際上，《子虛記》一書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引起了國家的重視。一九八二年八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出臺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二—一九九〇），其中列人的包括《天雨花》、《筆生花》、《珍珠塔》等名著及《子虛記》在內的彈詞著作共十一部，實際出版了十部，至今只有《子虛記》尚未出版。一九八五年，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靈年和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顧復生，曾根據南師大圖書館所藏鈔本着手點校《子虛記》。李靈年、陳敏傑還發表了相關論文，這是《子虛記》誕生百年來首批發表的介紹作者及作品的文章。可惜，李、顧二位先生的整理工作因多種原因半途而廢。筆者自九十年代初在《盱眙縣志》及《盱眙報》上看到介紹《子虛記》及其作者的文章，就怦然心動，十分神往，二十多年來一直為不能見到作品而苦惱。二〇〇九年與汪藕裳第五代外孫女肖銘璋結識後，蒙其慨然惠示其家五代人接力相傳的家藏稿本，得以一睹為快，多年的心願得以滿足。筆者又拜訪了汪藕裳侄重孫汪毓葆先生，在其家中見到了躲過「文革」劫難的十分珍貴的《盱眙汪氏家譜》鈔本，獲悉了汪藕裳家世的第一手資料。二〇一一年五月份，我以《彈詞巨著〈子虛記〉稿本整理》為名，向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遞交了項目申請，有幸獲准立項，即着手以《子虛記》稿本為底本的整理工作。本次整理，儘量保持稿本原貌，除將

異體字、俗體字、簡化字統一爲通行繁體字外，原稿中一些習慣用字，如男女第三人稱一律用「他」，感嘆詞一律用「阿」，「理」常作「禮」，「賠」多作「陪」，「諧」多作「偕」，「采」多作「彩」，「襟」多作「衿」，「弊」或作「蔽」等等，均不作改動。原稿的明顯錯訛，依文意改正，卷末出校；疑誤處不作改動，只在卷末出校說明。殘缺、遺漏的文字主要參閱南京圖書館「清寧泉館」藏本（簡稱南圖本）、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鈔本（簡稱南師大本）補足。此外，原稿不分段，行文中韻文前標有小字「唱」，散文前標有小字「白」，現將韻文和散文以大小字分段另排以示區別，「唱」、「白」字樣不再保留。筆者還查閱了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及南開大學圖書館中的鈔本，發現它們與稿本內容相同，只是在傳鈔過程中文字稍有改動和增刪。

在整理過程中，我得到了汪藕裳後裔及親友的鼎力支持，沒有他們無私的幫助，我不可能完成這項工作。除前面提及的肖鎔璋夫婦、汪毓葆先生等人外，我還要特別提出的是現旅居加拿大的汪藕裳第六代外孫女施寧女士及其丈夫王志勇先生、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李躍乾博士、南京大學博士生王澤京、南京師大博士生王愛軍等人爲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責編劉彥捷女士精心審讀，指訛糾謬，潤色良多。俞國林主任十分關心本書的出版。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及題詞

盲詞小說不知起於何時，而小說必以七字爲准，且協以韻語者，所以逞詞人之手筆，順閨閣之口音也。然如《天雨花》、《再生緣》諸書，非不立意清真，措詞雅正，而淺率之處有不能自圓其說者，可見小說之易率而易複也。《子虛記》者，爲吾藕裳三妹所作，事由意造，語出心裁，其名爲「子虛」者，則聘詞於風雲月露之中，寄興於兒女英雄之列。茲則前半部屬意在英雄，後半部屬意在兒女，選詞命意，按部就班，絕無淺率重複之跡。其寫悲歡離合處，娓娓動人，使閱者不以爲虛，竟以爲實。吾妹以咏絮清才，遭茹藥苦境，幼隨侍先世父彰德公署中，最爲鍾愛，其時亦不過知書識字而已。及十七歲，失怙旋里，歸桐城胡松岩妹丈。咸豐九年，赭匪闖入吾盱，舉家南徙。時同寓吳中，吾妹於史學及書古文詞無不留覽，誠可謂博聞強記者矣。復隨大先兄僑寓安宜，暇輒搦管爲此書，迄今幾二十年，裒然成冊，借觀者無不以先睹爲快。癸未秋，將付剞劂氏，余適因病乞假省垣，雨窗無事，爰爲叙其顛末如此。

兄祖綬書。

【校記】

〔一〕「借」字前原殘缺，據南師大本補。